

ASSASSIN'S
CREED

刺客信条官方小说系列之 ⑥

刺客信条

启示录

REVELATIONS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/ 著 丁麒麟 宋梦洋 / 译

OLIVER BOWDEN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刺客信条：启示录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著

丁麒铭 宋梦洋 译

Assassin's Creed: Revelations

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Books Ltd, London

© 2015 Ubisoft Entertainment. All rights reserved.

Assassin's Creed, Ubisoft, Ubi.com and the Ubisoft logo are trademarks of Ubisoft Entertainment in the U.S. and/or other countries.

All artworks are the property of Ubisoft.

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刺客信条：启示录 / (英) 波登著；丁麒麟，宋梦洋译．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5.12

ISBN 978-7-5133-1939-3

I. ①刺… II. ①波… ②丁… ③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4242号

刺客信条：启示录

(英) 奥利弗·波登 著

丁麒麟 宋梦洋 译

策划编辑：陈曦 贾骥

责任编辑：陶凌寅

特约编辑：王骏 何点 夏青

责任印制：李珊珊

装帧设计：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刚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：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：010-88310888

传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本：910mm×1230mm 1/32

印张：13.5

字数：200千字

版次：2015年12月第一版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33-1939-3

定价：39.00元

版权专有，侵权必究；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感谢百度刺客教条吧及其吧内汉化组“寒鸦号飞天神教”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的大力协助

第一章

就在我人生之旅的中途，
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，
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。
唉！要说出那是一片如何荒凉、如何崎岖、
如何原始的森林得是多难的一件事呀，
我一想起它心中又会惊惧！

——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

一只苍鹰振翅高飞，划过了深邃湛蓝的天空。

风尘仆仆的旅行者瞥了这奇景一眼，纵身翻过了一道低矮而粗糙的城垣，并在墙顶驻足片刻，仔细打量起了周边的景观：数座积雪覆盖的山峰拱卫着一座城堡，城堡与群山浑然一体，就像它是在这山峦中生长着一样。诸多塔楼交相辉映，主塔楼的穹顶上能清晰地映照出那些位置较低的监狱塔楼的倒影。钢铁的支架如同一根根利爪，紧紧抓住灰色的承重墙。

这一景象并不是首次映入他的眼帘。一天之前，他曾在西面一英里外的山岬上瞥视了这里一眼，虽然暮色让那一眼有些雾里看花。坦率地说，这简直是巫术在一片绝地上制造的奇迹，巨石与悬崖间巧夺天工的杰作！

于是，在十二个月筋疲力尽的旅行之后，他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这段旅程是如此的漫长，风餐露宿，日晒雨淋，现在终于要结束了。

以防万一，他俯下了身子并本能地检查了武器。旅行者仔细地察看四周，努力地捕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。

城垛上连个鬼影都没有，只有呼啸的朔风卷着白雪飞驰而过——这里毫无戒备，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。虽然这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，但长期刀尖舔血的经历还是告诉他，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。于是，他决定继续观察一下。

耳畔充斥的仍然只有风声……等等，有情况！那是……刮擦的声音？！几颗鹅卵石突然从他的左方滑落了下来，他猛地一个机灵，迅速抬起了头并闪电般拔出了武器。但是太晚了！一枚弩箭精确地射中了他的右肩，锋利的箭头立刻刺穿了他的护身甲！

他猛地一个趔趄，左手条件反射般地握住了箭身，努力咬牙忍受着这剧烈的疼痛。他努力地抬起了头，艰难地寻找着这一击的来源。是的，在城堡前方的山峦上矗立着一处大约二十英尺高的小悬崖，险峻的地势使得它成为一处天然的守备要地。一个身着暗红色皮衣，外套灰色罩袍与铠甲，佩戴着队长标志的男人正站在上面，此人光秃的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，一道可怕的疤痕从右至左贯穿了他的整个脸庞。他朗声大笑，那声音如同野狼的咆哮，又如同胜者的欢呼。相比之下，他的牙齿就有些煞风景了：它们参差不齐地排列着，就如同荒郊野地里的一座座年久失修的墓碑一样。

旅行者吃力地将箭拔了出来。多亏铠甲的保护，带有倒刺的箭头只是些微地伤到了皮肉而已。但是当他把箭扔掉之后，麻烦这才刚刚开始：那个秃头队长一挥手，上百名衣着相似，佩戴长枪短剑的卫兵便山呼海啸般地向他冲了过来！虽然制式头盔上的面罩把他们的脸严严实实地封住了，但是外套上的黑鹰徽章还是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——并且更糟的是，旅行者很清楚一旦自己落到他们手里，将会得

到怎样的下场。

难不成是自己真的老了，居然能陷入这么简单的陷阱？但是他确实是保持了最大的警惕，然而这一切并未奏效。

他稳了稳身子，不甘束手待毙。卫兵们潮水般地涌了上来，他们迅速呈扇面包围了那个旅行者。上百支长戟齐刷刷地指向了他——但奇怪的是，虽然占据着人数上的压倒性优势，但那些卫兵仍然很难掩饰自己对于这个旅行者的恐惧。

是的，毕竟此人威名远扬，他们确实有着恐惧的理由！

他打量着这些长戟。嗯，是的，利斧与长矛的完美结合。

于是，他微微地抬起了自己的手臂，猛地拔出了袖中隐藏的两把锋利而致命的短剑！他纵身一跃，躲过了刺向他的第一支长戟——从力道上来看，这一刺似乎带着些犹豫。难不成那些卫兵想活捉他么？好吧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数把长戟同时从四周猛击了过来，他灵巧地左右躲闪，并用两个干脆利落的招数将距离最近的一支长戟斩成了两半。然后，未等断戟的尖头落地，他便以难以置信的身手迅速将一把短剑收入鞘中，空出手来抓住了断戟，猛地将它刺进了那名可怜士兵的胸膛！

卫兵们步步紧逼了上来，他猛地低下了身子，勉勉强强地躲过了横扫过来的一击——好险，只差一英寸他的后背就要皮开肉绽了。他转过身来，运足了力气用左手的短剑狠狠地刺进了那个袭击者的大腿。随着一声惨叫，那名卫兵再也无法为他带来麻烦了。

他顺手抓住了那支差点要了他的命的长戟，并迅速对着另一名卫兵的双手猛地劈了下去。锋利的斧刃毫无悬念地让他的手与胳膊分了家，那扭曲的手指似乎正在痛苦地恳求怜悯。鲜血如同红色的彩虹一般喷涌了出来，这一惨状瞬间震撼住了所有的卫兵。但是，他们毕

竟早已见识过更为残酷的景象，所以这次杀鸡儆猴只为旅行者赢得了数秒的喘息。于是一道白光之后，他的长戟再一次插入了一个卫兵的咽喉，但这次他顺势放开了戟柄并收起了短剑，用空出来的双手猛地抓住了敌方的一个小队长。接着，这个可怜虫被他奋力地掷向了自己的一群戟兵兄弟中间，同时他的佩剑也被旅行者以巧妙的身手夺了过去。这把佩剑看来很重，他能感到自己的肱二头肌正在紧绷着适应它的重量。于是他奋力举起了这把重剑，并且猛地劈碎了一个戟兵的面罩——此人妄图从左后方进行偷袭，却不幸赔上了自己的性命。

这把剑的质地不错，相比起身边轻巧的弯刀，以及只适合近身突刺的袖剑来说，它无疑更加适合当前的状况——虽然那些武器从未让他失望过。

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正从城堡中冲来，话说他们准备用多少人来对付他这个独行侠啊？！卫兵们将他围得水泄不通，但他的身手实在太敏捷了，躲闪腾挪之下，他居然在刀光剑影中游刃有余。左腕上的坚硬护腕不断地弹开突刺而来的戟尖，锋利的袖剑频繁地在攻击者中散播着死亡。但是在一刹那间——真的只有那一刹那——旅行者突然停了下来。天哪，这可是间不容发的时刻啊！原来在那一刻，他的余光在那些身着灰色铠甲的士兵身后，突然扫到了一个人影……

那是一个一身白衣，悄无声息地从卫兵中穿行而过的人影。此人的衣着与旅行者几乎别无二致，同样的遮头斗篷，同样的尖头兜帽，同样如鹰喙般尖锐的帽顶。旅行者目瞪口呆，一切似乎突然静止了下来，只有那个白衣的年轻人如幽灵般穿梭而过——坚毅、平静而不容置疑。

这个人就这样穿行在战场之上，如同普通人在田地里穿行一样。周围的事物似乎根本碰触不到他。等等，他身上那是什么？那个徽

章……居然是与旅行者身上一模一样的徽章吗？居然是“那个”徽章吗？居然是那个三十多年中一直让旅行者刻骨铭心的徽章吗？！

旅行者眨了眨眼睛。而当他将眼睛睁开之后，眼前的景象（如果还能称得上是“景象”的话）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喊杀声、血腥味与危机感一下子又回来了，他们重新将旅行者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仍然在战团中持续奋战，他仍然知道，自己绝无全身而退的可能。

但他已不再感到孤单了。

好吧，现在已不容他想这许多了。敌人层层叠叠地围了上来，恐惧与愤怒令他们将手中长戟狠命地刺了过来。字面意义上的“矛如雨下，”旅行者逐渐应接不暇了——虽然已经有五至十个敌人死在了他的剑下，但毕竟是猛虎难敌群狼啊！此刻，一位手举着一把大约二十磅重的大剑的莽汉狠狠地冲着他劈了下来！他条件反射般地举起了左手，用护腕挡开这记重击的同时丢掉了自己的重剑，意图空出手来拔出袖剑来结果这个家伙。但这次他耗尽了自己的力气，虽然重剑被成功格开，但它仍然有足够的动能硬生生地砍中了旅行者左手上的袖剑，“砰”的一声将其砍成了碎片！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之下，旅行者脚下一滑，立刻失去了平衡！他“砰”的一声跌倒在了布满岩石的地面上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卫兵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，上百支长戟同时指向了躺在地上的旅行者。讽刺的是，虽然旅行者已毫无抵抗能力，但这些卫兵仍然只敢神情紧张、惊魂未定地指着这个孤胆英雄，甚至拿不出一丝勇气来庆祝胜利。他们的戟尖齐刷刷地指着旅行者的脊背，只要往前伸那么一英寸，便可当场要了这个人的命。

然而，今天当然不是旅行者的忌日。

一串靴子踏上岩石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有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

旅行者艰难地抬起了头，是的，他面前站着的正是那个“一毛不拔”的队长。他脸上的那道疤痕正随着他的表情活灵活现起来，他的脸靠得如此之近，呛人的口臭猛烈地扑向了旅行者的面庞。

那个队长掀起了旅行者的兜帽，以便看清这个人究竟是谁——随后便是一阵骇人的狂笑，看来查验的结果确实验证了这个家伙的猜想。

“啊哈，送上门的果然是伟大的导师，埃齐奥·奥迪托雷·达·佛罗伦萨！！我们恭候你多时了，而你确实没让我们失望！我想你一定很惊讶吧，伟大兄弟会的古老城塞，居然会落到我们的手里！但这是我们应得的，因为你们做的那些事情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得到的报酬！”

他直起了身子，转身面向那些包围着埃齐奥的军队——两百人的大军——发出了命令：

“把他带到炮塔里的监狱去，戴上手铐，严加守卫！”

他们一拥而上架住了埃齐奥，手忙脚乱地把他给五花大绑了起来。

“只有一小段路，虽然台阶多了点，”那个队长得意地说，“然后你最好抓紧时间祈祷，因为明天你就要给送上绞架啦！”

苍茫的天空中，那只苍鹰仍然在追寻着猎物。但这次，再也没有人向这美丽而自由的生灵瞥上一眼了。

二

苍鹰仍在空中翱翔，天空虽然依旧湛蓝，但太阳已经渐渐偏西而去。这只灰色的生灵不断地兜着圈子，似乎是在找寻着什么。斑驳的鹰影投射在崇山峻岭之间，随着地势的起伏而不断地变化。

埃齐奥抬头望着窗外的狭影——这所谓的“窗户”狭窄得就像乱石丛中的一道缝隙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鹰，思绪却早已越过了万水千山：难不成长久的旅行之后，等待他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么？

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，但已感受不到那两柄袖剑的触感了。呵，如果它们还在手上，那么现在自己怎么会落得如此尴尬呢！

但是，虽然自己被打了个猝不及防，并且让敌人凭借人数优势给生擒活捉了，但他还是很清楚那些杂碎会把自己的武器藏在哪里。一丝饶有意味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，呵，那些家伙，怕是没有想到如此老的狮子还能给他们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吧！

话说回来，他早就对这座城堡的布局烂熟于心了。从设计蓝图到一钉一棒，长久的调查早就在他的脑海里印下了一张活地图。

但是那又如何呢？讽刺的是，他正关押在马斯亚夫城堡的一座地势最高的塔楼里。这里虽然曾经是刺客们的大本营，但在荒废了多年之后，它却落入了圣殿骑士团的魔爪。此刻他孤身一人、手无寸铁且又饥又渴，衣衫褴褛又满身灰尘，更可怕的是外面随时都可能响起刽子手追魂索命的脚步声。但是他并不想就这么冷清地死去——他很清楚圣殿骑士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必须阻止他们。

毕竟他们还没宰了他呢，不是吗？

他继续注视着那只苍鹰，现在他能看清它的每一根羽毛、每一根爪子、如扇子般的尾羽、黑白相间如自己胡须般的身躯，以及纯白色的翅膀。

他的思绪又一次向回追溯，他回想起了那段将他带到这里的旅程，虽然它的终点却是这里……

又是塔楼，又是战场，这让他想起了瓦雅拉的那场战斗，那次他奋力将切萨雷·博基亚送下了地狱。哦，那是公元1507年的事情，这已经过去了多久了？大概四年了吧……如今想起来，却如同四个世纪一般漫长。此间，无数的野心家乘兴而来却又败兴而归，为了魔力与权力大打出手。而他只能一次次地挺身而出，与这些人奋力拼搏……直至落得个身陷囹圄，旦夕且死的下场……

生于刀剑，死于血腥，恐怕便是他的宿命吧。

那只鹰仍然在盘旋，但它的飞翔越来越有针对性了。埃齐奥目不转睛地盯着它，很明显，它发现了猎物，正在准备发动攻击。真是奇怪，这种险恶的荒山中怎么可能会有生物？就算是山脚下那些定期为城堡纳贡的村庄，也只有些少得可怜的牲畜与耕地。或许苍鹰盯住了

一只徘徊在岩石中的山羊？或许那只山羊太缺乏躲避苍鹰的经验，也可能是因为受了伤而无法动弹？只见那只苍鹰占据了背朝太阳的绝佳进攻位置，十字形的身影立刻遮蔽了阳光。它调整好了姿势，逐渐收紧了盘旋的幅度，突然如霹雳一般对着山崖猛地俯冲了下来！蔚蓝的天空中瞬间划过了一道银色的闪电，然后它迅速从埃齐奥的视野中消失了。

埃齐奥离开了窗口，顺便打量了一下这间监房。坚硬的黑木头上搭着几块木板，这应该就是他的床位。被褥之类的自然是没有，但好歹还有副桌椅，也算优待了。墙上并没有挂着耶稣受难像，空荡的桌上有个粗糙的锡碗和一把粥勺，里面盛着一点燕麦粥，看来这就是晚餐了。木杯里面装着一些水，看样子还是能喝的。

虽然又渴又饿，但埃齐奥还是没有动那些食物——毕竟他必须逃出去，如果食物里面下了毒怎么办？要知道那可是圣殿骑士团，搞点阴谋伎俩之类的，实在是太稀松平常了。

他在这间斗室中来回踱着步子，但粗糙的石墙不会给他任何逃生的机会。凭借手上的东西，他休想迈出牢房一步。唉……本来在得知他的任务之后，兄弟会中的好多刺客都想跟他一起行动的。要不是他非要坚持自己行动，也决然不会落个这般下场。虽然长期杳无音讯的话，兄弟会也会派人来打探他的消息，但到了那个时候，他的坟头恐怕都能生出野草了。

并且他不清楚的是，圣殿骑士团究竟知道多少信息？兄弟会究竟有多少秘密落到了圣殿骑士团的手上？

这趟暂时挫折于此的征程，怕是要从他回到罗马之后算起了。在四年前的仲夏夜，在他四十八岁的生日聚会上，他挥别了自己的伙伴

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与尼科洛·马基雅维利。会后，马基雅维利回到了佛罗伦萨，达·芬奇则回到了米兰。此后达·芬奇来信说他得到了法国王储弗朗索瓦的一份及时雨般的资金援助，以及位于卢瓦尔河畔安布瓦斯镇上的一栋居所。好友的来信让埃齐奥惬意地回想起了达·芬奇的音容笑貌，那个天才的脑袋里永远都少不了新奇的发明，虽然这些发明总是会让人手忙脚乱。说到发明……唉！他又回想起了他的那把袖剑，那把神兵居然在伏击中被打成了碎片！哦，达·芬奇啊，我是如此地怀念你啊！要是那个老伙计在身边，那么他三下五除二就可以修好短剑了。但是万幸的是，那家伙此前把一个叫做“降落伞”的新玩意的设计图纸交给了他，而这件新装备正装在他的贴身背包里呢。万幸的是，那些搜他身的圣殿骑士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个东西，如今只要有这个机会，那么他就会让这个发明大显身手了！

但是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得“有个机会”……

好吧，一切归零，回归现实吧。

现实很骨感。现在他毫无办法，找不出任何逃生的手段，除了等着绞刑之外毫无出路。恐怕绞刑场才是他唯一能够脱身的舞台，而他必须谋划如何才能随机应变。于是他开始抓紧时间放松下来，努力让自己的身体摆脱疲劳的束缚。长期的训练赋予了他强健的体魄，而遥远的旅行让他变得更加坚毅。他忽然感到了一丝惬意，是的，虽然身处这样的绝境，但能够有个放心休息的地方，这也是很让人舒心的事情嘛……

拉开整个故事起源的，却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信函。

在埃齐奥摧毁了博基亚家族之后，仁爱的儒略二世教皇为他提供

了大量的援助，这让他得以在罗马重新建立了兄弟会，让他的力量在此地扎下了根。

此后直至现在，圣殿骑士团销声匿迹，埃齐奥也将兄弟会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妹妹克劳迪娅。但是，刺客们从未因此放松警惕，他们清楚圣殿骑士团肯定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重整旗鼓，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野心。虽然现在他们被打败了，但是作为野兽，他们永远改不了嗜血的天性。

埃齐奥对于和平的现状很是满意，但他也与挚友马基雅维利和达·芬奇分享了自己的黑暗知识——那颗来自伊甸园却落入了自己掌中的苹果，那颗为人们带来无数杀戮与死亡的苹果，现在已经被深埋在了卡萨雷的圣尼古拉教堂的地下室里，埋藏地的标记只有兄弟会的刺客们才会认出来，永远不会有人破解这个秘密。伊甸园中最为重要的一块碎片是绝不会落入圣殿骑士的手中了——至少他是这么想的。

博基亚家族为兄弟会造成了惨烈的损失，现在这一切都需要尽快地调整回来。于是埃齐奥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项艰巨的工作——虽然相比于埋首案牍而言，亲临一线才是他的作风。确实，这分明是他亡父的秘书朱里奥的专长，或者那个书生气的马基雅维利也更适合这种活计。但遗憾的是，马基雅维利正在领导佛罗伦萨的义勇军，而朱里奥老先生则已过世多年了。

然而如今想起来，要不是这段于书本中吃灰的经历，他恐怕永远都不会发现那封信件了。纵使是别人发现了那封信，也决然不会想到它有多么的重要。

那封装在一个皮信封里的信很有些年月了，是由埃齐奥的父亲

乔瓦尼写给他的叔叔马里奥的——三十年前，就是这位叔叔将一身本事倾囊相授，并将埃齐奥带进了兄弟会。虽然如此，但埃齐奥并不愿回想起马里奥叔叔的事情，因为他已经在蒙特里久尼之战中被切萨雷·博基亚残忍地杀害了。

……如今，虽然马里奥叔叔的大仇早已得报，但这封久远的信件却揭开了新的篇章。随着埃齐奥的阅览，一个全新的任务浮现在了他的面前。虽然其时已经是1509年，埃齐奥早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在早该退休的他此刻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任务——因为，这封信提供的是个一劳永逸地解决圣殿骑士团的契机。

奥迪托雷公馆

佛罗伦萨

公元1458年

亲爱的兄弟：

敌人的力量正在聚集，罗马有个人在操控着一切。或许那家伙将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头号强敌。因此，我决定在这之前将下列信息告知于你——通常情况下，它们都是绝对的机密。如果我的命运到此为止，那么请务必保证您绝不会让这些机密落到敌人手中，如有需要，付出生命也请在所不惜。

如您所知，在叙利亚有一座叫做马斯亚夫的城堡，那里曾经是兄弟会的基地。两个世纪以前，我们伟大的导师阿泰尔曾在那里的地下室中建立了一座图书馆。

我能写的也就是这些了，剩下的信息实在太过重要，我必须亲口告诉你，绝不能让它们留在纸面上。